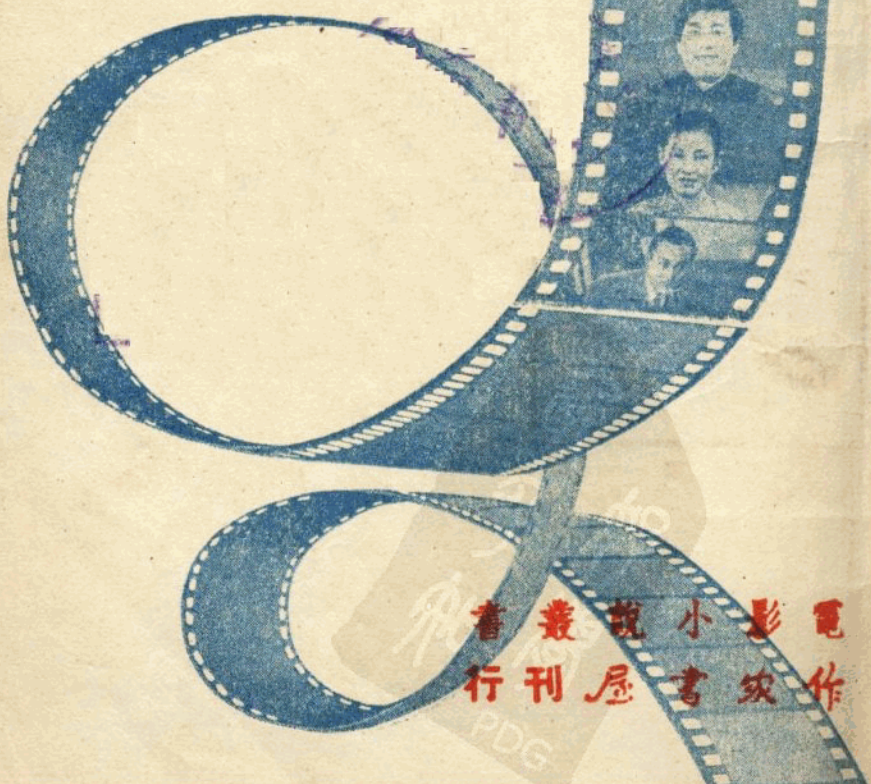


# 萬家燈火

著 笙 浮 翰 陽 沈



電 影 小 說 叢 書  
作 家 書 屋 刊 行

PDG

電影小說叢書第三種

萬家燈火

沈陽  
翰  
浮笙  
著

作家書屋刊行

# 萬家燈火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再版

著  
作  
人

沈陽  
翰

浮笙

發  
行  
人

姚  
蓬  
子

子

發  
行  
所

作  
家  
書  
屋

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

經  
售  
處

五洲書報社

全國各大書店

定價  
元

印 翻 准 不 · 權 作 著 有



錢劍如說：「你們不知道我小的時候老太太待我太好了。」



飯後，大寶唱着民歌：「一根扁担圓溜溜圖……」



阿珍對他的姨媽說：「您別看這麼些工廠，有時要安插一個工人還很不容易呢。」



錢劍如翻開秘密的小照給他的兩位女秘書看。



又蘭對她的丈夫胡智清說：「生活這麼高，媽她們來了可怎麼辦？」



胡母怒責又蘭：「你暗地去找錢劍如，比你二兄弟擦皮鞋還丟臉。」

「萬家燈火」演員表（以出場先後爲序）

阿金	嚴皇	大寶	秦小龍
妮妮	史恰恰	小玉	于復瑛
藍又蘭	上官雲珠	金先生	金乃華
胡智清	藍馬	金太太	王靜安
陳太太	王蘋	照相師	奇夢石
錢劍如	齊衡	錢太太	歐陽紅櫻
小趙	高正	女工甲	方維麗
汪小姐	張慧	乙	熊偉
馬小姐	李靜康	丙	程漪芸
朱志豪	衛江	男工甲	呂華
阿珍	李浣青	擦皮鞋者	奚里德
職員甲	畢聯衆	失金者（胖子）	傅柏棠
乙	曹大慶	醫生甲	石炎
胡母	吳茵	乙	李虹
胡春生	沈揚	警察	徐默
生娘	傅惠珍		

初秋的早晨，整個上海籠罩在薄薄的煙霧裏面。

在一家一樓一底的二層樓上，住着偉達貿易公司職員胡智清的一家。小小的窗子外邊，便是千百人家屋頂與屋頂毗連的晒台，那上面還掛着昨晚忘記收拾的被曉風吹着的布片。

這時，胡智清和他的妻子藍又蘭，還有七歲的女兒妮妮，都還睡在甜蜜的夢裏。室內靜靜的，什麼聲音都沒有，只能聽到滴答滴答的鐘聲。

女用人阿金輕輕的轉動門扭，掀開門，走到妮妮的床邊，把和妮妮一同睡在行軍床上的花貓咪咪，抱開，放在地板上，而那玲瓏的小動物，立刻又怪巧的跳到胡智清的床上。阿金輕輕的把妮妮推醒，順手指着台鐘給她看，并且呢喃着：「你看幾點鐘了？還不起來！不怕老師罵你？」

台鐘黑長的細針，正指着七時又四十五分。

妮妮噘了一聲，兩隻手不耐煩的揉着眼睛。一看鐘已快到八點，連忙從床上爬起來。阿金也就很慌張的趕快爬起來給她穿衣服。

x

x

x

睡在大床上的又蘭，眼睛眨了一眨，看了看站在行軍床上的妮妮，又朦朧的睡去了。  
阿金一面替妮妮扣衣服鈕子，一面用低低的聲音對妮妮說：



「昨兒晚上儘貪玩，今早起不來！」

「我這不是起來了嗎？」妮妮用小指頭點着阿金的臉說。

「我不叫你，你會起得來？」

「你不叫我，我還是起得來！」

「哼，你呀！……」阿金忍不住的笑出聲來。

「哼，你呀！……」妮妮學着阿金的聲調，順手把洋娃娃抱了起來，阿金搶過來拋在床

上，說：「快點兒吧，趕快來洗臉，牛奶早給你熱好了！」

「妮妮穿好衣服以後，頑皮的用大拇指向阿金做了一個鬼臉，阿金笑迷迷的用手扭了扭她的小鼻子，飛着快步走了出去。」

妮妮悄悄地走近母親的床邊，親暱的凝視着母親——又蘭——慈祥而秀麗的面容，並且偷偷的用小嘴吻着又蘭的面頰。又蘭陡然伸出手臂把妮妮抱在懷裏，妮妮被嚇得大聲的笑起來。

「乖，我的乖孩子，你都起來了！」又蘭拍着妮妮的背說。

「看爸爸還沒有起來。」妮妮指着爸爸的鼻尖。

「去拉他起來！」又蘭笑着說。

妮妮頑皮的把咪咪抱起來，用一對疑問的眼睛注視着媽媽，媽媽點了點頭，表示出一種諛諛的感情；立刻，妮妮把咪咪放到爸爸的被子裏去。

正在酣睡的胡智清，像墮入極端的惡夢裏面，忽而嘴唇抽動，忽而皺起眉頭。又蘭和妮

妮幾乎笑破肚子。等他陡然坐起來，看見妮妮的頭從床下鑽出來的時候，才恍然大悟：

「哦，小東西，原來是你跟爸爸搗亂啊！」

父女二人又笑又鬧的在床上滾起來，全家充滿歡笑的聲音。

這時，又蘭把窗簾拉開，陽光像閃亮的水銀似的瀉進來，使半個房間鍍了層金子似的美麗和新鮮。

遠遠的地方，傳來烏雀的尖利的口哨。……

X

X

X

智清起床以後，就向着晒台走去，他本想在晒台上作作室外運動，不料他的頭剛一抬起，却碰在架在空中的竹竿子上，手剛剛伸開，又被竹竿子上晒着的衣服和布片纏繞住了，他沒有辦法擺動他的四肢，只好狼狽地站在晒台邊上去呼吸新鮮空氣。

又蘭笑着跑來叫他：「你在這兒幹嘛，點心都冷了呀，還不快來吃！」

「唔——」智清跟着又蘭走回室中來。

「你送小姐到學校，買了菜趕快回來幫我洗衣服，你帶了秤沒有？」又蘭一面把買菜的錢交給阿金，一面說。

「這不是！」阿金舉起秤來給又蘭看。

「阿金，快點呀，阿金！」妮妮在門外喊叫。

「來了！」阿金隨口答應着。

「記住，別忘記買貓魚！」阿金臨走的時候，又蘭又加了一句。

「阿金——」妮妮在外面喊的聲音更大起來。

「來了，走，走！」

智清無言的喝着牛奶，他似乎在沉思。

「爸爸，拜，拜！」妮妮從門縫裏伸進小手來。

「拜，拜！」智清點了點頭。

智清翻閱着報紙，對又蘭說：「簡直看不見一點兒好消息。」喝口茶翻過另外一面，似乎有什麼文章引起他的注意。

「什麼，家鄉有問題了？」又蘭納悶的問着。

「不，攻擊公司的文章今天又有了，在這樣公司裏作事，真有點不大名譽。」

智清一面若有所思的呢喃着，一面更換衣服。

「我看你趕快把工廠計劃給劍如做出來吧，勸勸他不要幹這種公司了，辦幾個正正經經的工廠多好。」又蘭翻閱着報紙，很感慨的說。

「我何嘗不願意他幹工廠，你知道他不是說過，幹了工廠請我當廠長。」智清換好衣服要走。

兩人嬉笑着擁抱在一塊，智清輕輕的吻着又蘭端正而秀麗的面頰。然後低聲的哼着一支輕快的小調，很愉快的推開門出去：

「啊，請你寬心，

只要你我有本領，

還怕凍倒我來餓倒你。

啊，來吧，

讓我們抱得緊，抱得緊，

大着胆兒抱得緊！……」

又蘭追了出來，大聲的說：

「智清，別忘了跟錢劍如請假啊，這次不准也得叫他准，我們再不能不回家鄉去看看老太太了。」

智清一溜烟的跑下樓，樓下二房東陳太太正在燒晨香。

「早，胡先生，這個月的水電費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又加了是不是？跟我太太講，跟我太太講。」胡智清對陳太太點着頭，邁出門檻。

x

x

x

偉達貿易公司的職員們大家在很緊張的工作着。智清也好像很忙碌似的，一會兒打字，一會兒又在看報告，一會兒拿着一隻筆，在計劃着什麼東西。

秘書李志豪走過來交了一捲文件給智清，很不客氣的對他說：「喂，老兄，這提單內的貨物，總經理要我對你說，請你在三天以內，統統都要把牠提完！」

「慢來，讓我看看再說。」智清急急忙忙的翻閱文件，看後連忙接着說：「那怎麼成呢，東西又那麼多，又是西藥，又是鋼條，又是奶粉，又是罐頭，還有……」

智清正在說下去，茶房却走來請朱祕書去聽電話，他只好靜靜的候在邊上，但是心裏多少有點不耐煩。

在辦公室的另一個角落裏，小趙對一個同事笑着說：「兩個女人都約的九點鐘，好！我看總經理怎樣去應付！」

朱祕書剛放下電話，另有一個電話鈴又響了，茶房趕快去接聽，很清楚的又是一個女人的聲音。這一來可把智清氣火了，他把耳機搶過來：

「喂，你找誰呀？……錢總經理。錢總經理不在……跟你說不在就不在，你還囉囉什麼！」

智清一下就把電話掛上了，嘴邊還在憤憤的說：「那裏有這麼多女人來電話，我們這位大經理真是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不料這位錢大經理却在這時大搖大擺從外邊走進辦公室來了，大家一見，差點都笑出聲來。

錢劍如坐在辦公桌前面，一面批閱公事，一面打電話：「瓊生先生，最好馬上給貴公司打個電報，貨不能再不到……呢……呢……不然我們損失就太大了。好的，謝謝，謝謝你！」他把公事辦完以後，交給小趙和職員甲乙，跟着又撥電話。

在某公寓的一個角落，窗子上的紗帘還沒有掀開，房子裏面還是黑暗的。汪小姐在電話鈴中下床接電話：「喂，那兒？噢……錢先生啊，我們還沒有起來呢。不早了，我們還以為

在夜裏呢！誰？馬小姐……沒有……：昨兒晚上睡在我這裏！」她一邊說着話，一邊掀開窗簾，耀眼的陽光傾瀉進來。馬小姐仍然睡在床上。汪小姐繼續着說：「瓊生怎麼樣？今天晚上還得我同馬小姐出面。哎喲！貴公司每個月這幾個掛名薪水，可真難拿呀！」

馬小姐突然從床上坐起來，尖着嗓子說：「呵……：小汪，你跟他說不行，得特別獎勵！」

汪小姐的眼睛向馬小姐斜了一下，大聲說：「噲……：馬小姐說，得叫你特別獎勵。呵，可以。好，你能特別獎勵我們就特別賣力！OK！」

汪小姐砰的一下把耳機放上。

朱祕書跑到劍如的辦公桌前面，指了一下智清，悄聲的對他說：

「這傢伙今天的火氣很大，回頭請你對他客氣點。」

劍如唔了一聲，很深沉的笑了一笑。果然，緊接着智清也走到他的面前來了。劍如把智清給他看的報紙，遞回他的手裏：

「你就是太重視這些東西，我告訴你，凡是罵我的，我都不看！」

「你可不能不看呀！這些文章裏說：我們公司大批大批的在偷運汽車，大批大批的在訂購奢侈品。又說我們公司怎麼神通廣大的用賤價去套取外匯，又怎麼喪權媚外的去取得許多家外國公司的專賣特權……！」

「够了，够了。你也去相信他們說的！我看你還是辛苦點兒，趕快把我們的貨都提出來

，比什麼都強！」

「方才朱祕書叫我在三天裏面，把所有的貨都提出來入棧，恐怕來不及吧，你看又是西藥，銅條，化妝品，又是汽車。」智清不高興的呢喃着。

「可以了，三天怎麼還不可以！」朱祕書在旁邊又加了一句。

「反正你儘快的辦就是了，越快越好。」錢總經理咳嗽了一聲。

「好吧，劍如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！」

「又是想請假回家看老太太去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有十幾年沒有看見她老人家了！」

「再談吧，再談吧！」錢劍如不耐煩的微閉起眼睛。

「這一批貨我取完了——」智清的話才說了半句，錢經理搶着說：「後一批不又跟着到了嗎？再說我叫你做的工廠計劃才剛剛動手，怎麼能走呢？」

「不忙走吧，你是公司裏的一員大將，你一走那還得了！」朱祕書謙恭的微笑着。

智清無可奈何的對錢劍如苦笑着，然後搖了搖頭，走出了經理辦公室。

錢劍如對朱祕書冷冷的說：「我們這位貴同鄉，真是太麻煩！」

遠遠的傳來了下班的鈴聲。

X X X

在下班的時候，公司的職員們紛紛的離開了座位。會計員走過來，把薪水包遞給胡智清。在薪水單上簽了字以後，電話鈴叮叮的響起來，他把耳機按在耳朵上：

「噢，你是誰？……又蘭吶，我是智清，有事嗎？回來吃，回來吃！」

「你的薪水發了沒有？剛拿到，那好。你等一等，妮妮跟你說話！」又蘭在家裏的電話機旁，把耳機放在妮妮的耳朵上，教着妮妮說：「今天是星期六，你叫爸爸早點回來。」

「爸爸，媽媽要我早點回來。」妮妮學着媽媽的聲音。

「噢，不是我叫他早點回來，是你要他早點回來呀！」又蘭糾正他。

「爸爸，媽媽說，不是她要你早點回來，是我要你早點回來呀！」妮妮用大眼睛邊看着媽媽的嘴，邊說。

「傻孩子，你怎麼這樣說啊！」又蘭忍不住的大聲的笑起來。

「是你叫我這樣說的呀！」妮妮反問着。

智清聽到這裏，大聲的笑着說：「我都聽見了，我都聽見了！」

又蘭和妮妮也笑了。妮妮一面輕輕吻着電話一面說：「爸爸，爸爸，你聽，你聽！……」

……智清也在電話機上輕輕的吻了幾下。

小趙匆匆忙忙的從智清的背後走過來，問他說：「是誰的電話？」

「我太太的！」

「別掛，別掛。」小趙高聲的叫着。

「喂喂喂，叫媽接電話。」智清也叫着。

小趙把耳機接在手裏，吹了兩下：

「喂，大嫂嗎？我小趙娃。呃，明天——明天是星期天——對了，貴府上的姨表親，阿



珍女士，幫幫忙嘍。怎麼？替我約好了？哎呀，真是好大嫂啊，那我就先不自殺啦！」

又蘭用一隻手玩弄着電話線說：

「你還是自殺吧，不自殺沒辦法——發薪得請客呀……好……」

妮妮從媽媽手裏搶過耳機，頑皮的說：「小趙叔叔，你唱個歌給我聽好嗎？」

「還沒有吃飯，肚子餓，怎麼唱得出來呀！來，我來個新玩藝兒給你聽，你聽着，你聽着……」

小趙把嘴唇對準話筒，用力的彈了一下舌頭，砰然的響了一聲。

妮妮的小耳朵被震了一下，嚇得一抖：「這是什麼呀，小趙叔叔？」

「這是原子彈……告訴你媽聽，明天公園見。」

x

x

x

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，在那透明的金色的陽光下面，公園好像被洗滌過一樣，閃爍着各種美艷而新鮮的彩色！那濃密的林子，那鷲毛絨似的草地，那玲瓏的小山，那清潔得看到沙底的池沼，那拱背的小橋，都像油畫一樣，顯露在人們的前面……

在這公園裏，飄揚着歌唱的聲音，飄揚着響朗的說笑的聲音，飄揚着健康的脚步聲音。

也許由於小趙和阿珍在一道的關係，智清和又蘭，乃至於妮妮，都好像特別的高興。

又蘭在妮妮的耳朵上，小聲的說了一些什麼，妮妮煞有介事的突然的對小趙和阿珍發起命令來了：「小趙叔叔，我們分開來玩，你和珍阿姨走那邊，我和爸爸媽媽走這邊！」

這可使阿珍有點窘。但小趙却笑了：「小東西，是誰教你的？」